

微风中,这满席的桂花纤柔的花瓣颤动着,花瓣慢慢合拢,仿佛渐渐睡去。望着它们,祖母脸上绽开了花。

## 长在树上的星星

秋渐深,沿河畔穿行,临近祖屋,那棵两层楼高的桂花树像一把撑开的伞,历经风雨沧桑,越发枝繁叶茂。

走近那桂花树,霎时间已不是一缕清香,而是一波又一波如水的清甜涌向渴的归乡人,弥散在空气里,让人如饮一壶老酒,醉忆往昔。

近看那一朵朵黄白色的小花,密密麻麻,一簇牵着一簇挂在树枝上,每一朵小金铃似的花格外娇美。“花映眉间一点黄”,花开在树叶之间,金黄金黄,纤弱细小,花瓣仅米粒般大。仿佛绿叶丛中点缀着碎金,而花蕊则幽幽吐出一缕缕沁人心脾的香气。

时常觉得,那点点嫩黄恰似满天的星星,在墨绿的叶子间忽隐忽现,闪闪烁烁,随风飘舞,铺满归乡的长路。走在小路上,踏在花香里,这满树亮晶晶的桂花让我想起祖母眼神,温暖而明净。

记忆中,茅屋、小河和炊烟是一幅天然的水墨画,桂花树就是画中最摇曳生姿的景致。

儿时的秋日,清晨被桂花香唤醒,夜晚又枕着花香入睡。院中的那棵桂花树便是我儿时的伙伴。它不似玫瑰那般娇艳欲滴,惹人心颤,也不如寒梅那样傲然挺立,凌寒不屈。

祖母说,桂花才不娇嫩,不仅能够赏,它还能做许多美食,少有花如它一般。回忆童年,桂花糕、桂花酒、桂花蜜,才发现,原来儿时的一点一滴好似都与桂花脱不了干系。

当苏北农村的秋天逐渐沉浸在桂花香中,伴着晨风,沐着秋阳,祖母提着小篮去摘桂花。她拉弯一根根桂花枝,抬起手腕,娴熟轻快地划过一道道优美的弧线,一簇簇桂花雪花般飞转飘落,只一会儿工夫,篮内已满满当当。调皮的孩童捧一小把还沾着露珠的桂花,轻嗅,拢得心痒痒的,不时发出咯咯笑声,回荡在乡间。

背阴处,祖母铺开芦苇席子,轻轻摊开这别致的,雪一样的桂花。

“桂花要晾干,不能暴晒。这样香气才收得住。”

微风中,这满席的桂花纤柔的花瓣颤动着,花瓣慢慢合拢,仿佛渐渐睡去。望着它们,祖母脸上绽开了花。

深秋,桂花又开始在祖母的手上苏醒,在她酿的桂花蜜里舒展开来,肆意芬芳着,在她做的桂花饼氤氲的热气里张开花瓣,尽情飞翔着。那份甜,那份香,在口中弥漫,在鼻息中流淌,穿过岁月,久久萦绕,终究挥之不去。

大学毕业那年,祖母走了。一晃二十多年过去,祖屋也经过几次翻建,从茅屋变成瓦屋,再建成乡村别墅,那棵桂花树也越发苍翠、高大,见证了岁月轮转,世事变迁。

每每在城中见到桂花,我就缓缓停住脚步,轻轻摘下一小簇,小心翼翼地捧着,不知是怕惊了它的梦还是惊了我的梦,闭上眼,这满树的星星又在不停地闪烁。

诗  
路  
花  
雨

市  
区  
邹  
进

灯  
下  
漫  
笔

射  
阳  
邹  
德  
萍

## 野鹿荡(组诗)

### 野鹿荡

大雁从野鹿荡上空飞过  
翅膀压低了湿漉漉的天空  
微光中,一根残损的鹿角  
裸露在水边,与一些  
陌生人,重述前世与今生

黄海湿地如神的孩子  
从青草根部  
吮吸《诗经》里的钙质词句  
海水东迁,众多的

生物:迁往深海  
蜗居

狼尾草孤独诵经  
预示一切均已结束  
包括在旷野中游荡的杂念  
而我:将成为最后一片落叶  
在空寂又平行的滩涂飘零  
与一些熟稔或过往  
不再相遇

### 芦苇及其他

芦苇丛中  
一点白雪秘不示人  
飞絮,其实就是一些  
不忍舍弃的词语。一片片  
落到水边觅食的白鹭脚下

芦苇从根部泄密:野鹿荡  
与青藏高原沱沱河情缘未了

风吹来,芦苇倒伏  
白云在河流中与飞絮争宠

萤火虫还没点燃夜灯,晚霞  
已把秋色揽入怀中  
潜伏在盐蒿深处,那么多  
说不出名字的植物,衬出  
我的凡俗

麋鹿及牙獐  
被夜色没收了踪迹  
而我潜伏在月光下  
成为第一个  
被风命名的猎人

### 乡音

风吹过滩涂,草木斜身致敬  
一群麋鹿绕过语言  
绕过沼泽地,绕过纠缠的根须  
他们不甘鹦鹉学舌  
不停寻找乡音

凝望群鹿,歉意比水草丰茂  
我无法抵达他们的内核  
无法与其灵魂和鸣  
只想静静地躺在湿地上  
努力长出草或开出花

然后一头扎进浩瀚夜空  
细数漫天星光。至于  
一些关于乡音的赞美或回忆  
任凭秋雨反复品咂

夜色就是一块宽银幕  
群鹿成为皮影  
我赤足逆流而上  
四顾茫茫且泪流满面  
我再也无法  
返归童年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北风劲吹,茨菰上市,一年一度一奉献,切莫负了茨菰一片心意。

## 闲话茨菰

近访朋友家,只见天井里一口青龙大斗瓦缸内,几株叶似芋艿的植物,亭亭玉立,叶盖缸口,生长旺盛,足见主人喜爱之情。见我目及步近,朋友连忙介绍说,没事栽几棵茨菰玩,亦可当水生绿植欣赏。我不仅识得此物,而且还能闲话茨菰一段。

在吾乡村,有种习惯叫从众跟风,种茨菰也是。见有人在秧田一角,浅沟塘一隅,长了大方桌面一块,冬天从淤泥里刨出白胖胖茨菰一大菜篮子,吃得有滋有味,于是,第二年肯定刮起一股茨菰热风。我家栽的十多棵,长得肥硕,剑叶摇曳,十分招人,我禁不住诱惑,每隔几天伸手在茨菰根部摸摸,看看有没有生出小茨菰,结果几次都是失望的。问他人茨菰何时才长?七月半后生茎根,时间早着呢,收稻时才有小茨菰。原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,茨菰同于莲藕和其他瓜果蔬菜,都有生长规律,只要给予肥土水源,充足阳光,努力坚持,有足够的耐心等待,茨菰一定不负对它充满信心的人。

就茨菰果实球茎而言,通体粉白,局部有浅灰色,身上有一圈圈围脖似的茸毛,如渔夫的棕蓑衣,发芽处留有一个喙状的细

长尖尖,比较规整,酷似脱胎于一个模子。若论其茎叶,茨菰茎青梗,中空外直;叶似箭簇,也像燕子的尾巴,风过后翩翩翻舞,一副绅士范儿,所以乡邻们又给它取了个别称叫“燕尾草”。茨菰也开花,有“岸蓼疏红水荇青,茨菰花白小如萍”的诗句。其花粉白,像浮萍般碎小,每朵三瓣如三叶草,中间有蕊,青色,肥厚而饱满,宛如小家碧玉,温婉低调,粗心的人不在意。只有懂得欣赏的人才发现它的美,毕竟有花就有梦。

盐阜水网地带适宜栽种,形成产业,夏初育芽植入,待入冬才开挖收获。经过风霜雨露后的茨菰,铅华落尽,叶茎枯草,其精华全归于球茎,那就是供人们享用的茨菰。

茨菰一烧即酥,可以为主,也可以为佐。能做许多种菜品,如茨菰豆腐汤、青蒜炒茨菰、茨菰烧肉、茨菰菜粥等,全看主人的喜好。我则喜欢茨菰红烧肉,那红白相间,茨菰的粉酥与猪肉的油香,两者互补,各取其长,实是绝配的佳肴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北风劲吹,茨菰上市,一年一度一奉献,切莫负了茨菰一片心意。

## 风雨年华

菜地对面的那个干净简洁的小屋是于笛姐姐的家,低矮的围墙爬满了凌霄花。门前的老槐树树根部斑驳的苔痕,见证着风雨,岁月的沧桑。

母亲和于笛姐姐是邻居,在菜园干活时,于笛姐姐也时常会跟着在菜园里说说家常。

和母亲一样,岁月的风尘隐约在她满脸刀刻般的皱纹里,她却仍然有着健康的体魄,走路的姿势,无一点显老的痕迹。于笛姐姐的老公早已不在人世,唯一的女儿正在省城读研。母亲曾多次建议她将围墙上爬满西瓜藤或者扁豆藤,都被她拒绝了。她说这样的小院子才清爽,整洁,各色的花在墙角争妍,一如女主人似地散发着特有的气息。母亲说,她那个女儿可比这些花艳多了。

母亲总会提起她,满眼的不舍。

原本她是可以过另一种生活的,那会正逢有顶替这一政策,做教师的父亲到龄退休了,符合顶替条件的有两个女儿,她和她的双胞胎妹妹。善良的她,主动让给妹妹了。她说,妹妹体质弱,比她更需要这份工作。

之后的岁月里,她承受着所有可以预见的困难,她一直向往的美好婚姻也半途夭折了。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世界让她一度难以从低沉中走出来,可她终究走出来了,以年轻的心态和执着的信念面对着迷茫而无助的生活。

她有一个可爱又漂亮的女儿。正如她妈妈所说,女孩是美丽的,是那种质朴自然的美。

第一眼起,我便喜欢上了这女孩。我们虽然隔着年龄,却能谈到一起。谈人生理想,说社会生活,聊得更多的是她的母亲。女孩说,除了敬爱之外,她很欣赏母亲,欣赏母亲那份被岁月打磨出来的厚重感和成熟感。她最坚实的愿望是毕业工作后,在她工作的城市里买一套房子,把辛苦操劳大半辈子的母亲接过去,安享晚年。不管是愿望也好,理想也罢,于笛姐姐一辈子都生活在这个小村庄里,她或许真的不适合在那个拥挤的城市里生活,但女儿的心一直连着妈妈,这就足够了。

几十年岁月中,于笛姐姐让自己的生活天天有阳光,一丝不苟地经营着日子。一路风尘,一路艰辛,把她一生最灿烂的年华带走了,但她没有抱怨,内心平和,她把这份平和宁静充实在每个生活细节中,平淡中透着点点幸福。

夜已来临,温柔宁静。天上悬一轮大而圆的月亮,水似的月光,从树叶缝隙间倾泻下来,在于笛姐姐小屋旁的青砖小径上,溅出一片灿烂的斑驳。这景,犹如一幅清雅宁静的工笔画。